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八

形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八

形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五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
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擘擘然
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
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
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
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槲為圃者忿
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

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
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
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
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
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

形七

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
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
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
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
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

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
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
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
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

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溟備哉功利
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
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矜然
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
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

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
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
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
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
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形七

二

郭註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欲脩淳備
而抱一守古失其旨矣不忘不墮則無庶
幾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
全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淳備
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於世此宗

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
此人若列子心醉於季咸孔子以其背今
向古羞爲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徒知脩
古抱灌之朴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夫真
渾沌者豈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明
白入素至以遊世俗者真渾沌也故與世
同波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彼世俗
所識特識其迹耳

呂註能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心~~渾沌
之術豈必天地之初哉彼以有機械者有

機事機心而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
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神氣
黜形骸以蘄道德之全不知行於萬物者
無非道則是治其內不治其外也明白入
素至以遊世俗即所謂廢心而用形者是

形七

三

也彼聞子貢之言始忿然而後乃笑宜其
以機械爲累而不肯爲則不識不知乃所
以爲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爲恐或者
謂必無爲如漢陰丈人然者則不可與經
世矣故論真渾沌之術乃遊乎世俗之間

而不爲累也矣

疑獨註捐捐然用力貌前輕所以入水後
重所以上水也機者動之妙處械者機見
於器事者機見於爲然皆起於心機事外
也機心內也凡有諸外本於內心主中貴
虛物不可雜色不可染故曰純白若機動
於中則物得以雜色得以染故純白不備
則精亂而神生不定神者所以載道也若
夫不定則爲物之所載矣吾非不知桔槔
之械羞而不爲耳自博學至賣名聲於天

下不過期人之知忘神氣則無心隳形骸
則忘我乃庶幾於道矣汝未能如此則身
猶不治何暇治天下哉汝宜行矣無妨吾
事天下一人言孔子不知復有夫人指漢
陰丈人也孔子極高明之道子貢所不能
知故見假脩至道而心惑之聖人之於事
也無可無不可於功也無成無不成或用
力寡而見功多或用力多而見功寡未嘗
滯於一隅子貢之知孔子蓋孔子之襲諸
人間者耳故訝其今徒不然而見其神全

者聖人之道至於極致則同乎天矣故出
則與民並行而民不知其所往芒昧乎其
性淳其行備世之所謂功利機巧者皆出
於人爲此人之心必忘之矣此子貢之心
不明而以假聖人之道爲真也夫聖人之

形七

四

志無之無不之聖人之心無爲無不爲顧
天下之譽亦非不顧天下之譽受天下之
非亦非不受天下之非得其所謂得其言
之意失其所謂失其言之意也然不顧天
下之譽易不受天下之非難漢陰丈人非

其志不之非其爲不爲則未能忘非譽故
有所不顧不受也若聖人之性雖天行不
加窮居不損及其應物則亦隨時而已今
夫人之徒不以天下之非譽爲增損未知
其心果何如耶子貢未聞夫子性與天道
之說故以彼爲全德之人而自爲風波之
民若以夫子觀之則彼猶蹈一偏之弊也
渾沌者離乎形氣數之強名術所以對道
而言也執一而廢二樂內而忘外皆非聖
人之全道明白則顯其白入素則不知矣

無為則顯無為復樸則不知矣體性則與
性合一抱神則不離於神以是而遊世俗
與人為徒而不失其天若是者汝將固驚
邪言汝亦不知而不敬焉也則真脩之與假
脩可見矣

形七

五

詳道註渾沌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
所之視不以目而以神聽不以耳而以氣
則機械何自而生聖人之於天下抱一以
周萬遊內以應外人之所為不可不為器
存所用不可不用則機械在物而不在心

機事在時而不在械曠然與世偃仰莫知所以然而然則雖子貢之時使渾沌復作其能逆天違人而不爲機械乎機械之作特通其變使民不倦而已機械由於機心機心必虧純白是識一而不知二治內而不治外此假脩渾沌者不免夫驚世之患也至人之於德不脩而物不能離脩渾沌之術其德固已淺矣又況假脩者乎碧虛註子貢謂爲圃者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是果與衆異邪功利機巧必

不入斯人之心矣非譽不受如渾沌也風
波之民易動搖也渾沌自然脩之則非真
故云假也一謂體二謂用脩心者離境治
外者同塵體性抱神以遊世俗此古之民
也渾沌無竅則鬼神莫識況於人乎

庸齋云機械器也用之則爲機事所以用
之者心也有機心則不能純一虛明神生
不定不能抱靜主一所以不能載道也擬
聖慕聖人於于自大貌獨絃哀歌言人不
已知而自誦自說或比之擊磬於衛則非

矣忘神氣猶黜聰明墮形體即忘己也汝
能如此猶且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
人卑陬慙慙頊頊自失貌託生於世雖所
行與人同而自不知其所往此人心中必
無功利機巧之事也譽且不顧況於毀乎

形七

六

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不行於世曰失
其所謂風波言爲世故所役而不定假大
也渾沌即天地之初識其一所守純一也
不知其二心不分也內心也外物也明白
則可入於素無爲則復歸自然之朴體性

全其性抱神與神為一言汝未知此道宜
乎驚也

舍勞就逸人之常情聲名功利亦人所
欲而世有棄至易而從至難甘藜藿而
安陸沈者豈土木之身而心而至是耶蓋
見道篤而自知明立志堅凝有以勝之
久則安安則化矣此漢陰丈人所以恥
機械而甘抱甕身畎畝而目雲霄也卒
使善說辭者不能回其心易其操古長
沮桀溺之徒歟此雖本於氣稟高潔亦

積學涵養之功何謂學晞其勝己者何
謂養充其在我者而已作色而笑笑當
是答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
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

形七

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
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
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
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
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
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
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怙乎若嬰兒之失其
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
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
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
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行其所爲因而任之使物爲之則不
化矣指揮顧眄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爲

故也共利共給而無自私之懷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又願聞其所以迹答以乘光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空無所懷者非闇塞也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呂註注焉不滿酌焉不竭則天府之富也苑風不知其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故以爲無意於橫目之民也官施拔舉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尚賢使能也畢見情事行其所爲則非使人匿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

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而民俱至則非以
賞勸罰沮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爲
德德人者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
未嘗不虛也四海共利共給之之爲悅則
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

形七

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
則四海共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
給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爲神也
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
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

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離僞而居實萬事
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混則
合而爲一冥則照亦忘矣

疑獨註水幾於道注不滿酌不竭其神之
謂乎欲其出而治民故願聞聖治言官則
知拔舉不失其職言能則知官施不失其
宜畢見其情事則無有不當言行出於自
然則天下俱化手指目顧遠民皆至言聖
人出而爲治也無思慮忘美惡以其無累
於物也四海共利之之爲悅非自給也嬰

兒失母言無所恃行而失道言無所止財
用飲食不知所從來言無求而自足也上
神謂神之又神乘光則在光之上而乘之
形影莫覩歸於無而已矣致命者莫之致
而至盡情則性無不盡矣神人者命之已

形七

九

致性之已盡天地猶樂況於人乎況於物
乎萬物各復其性命之情則與道爲一故
曰混冥首論聖治即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大次論德人即大而化之之謂聖末論神
人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治言其業德

人言其德神人言其道其實皆聖人之事

也

詳道註以言則諄諄所以應物以道則芒
昧所以冥物故出則言聖治入則言德神
拔舉而不失其能與拔出公忠之屬同乎

撓顧指四方俱至與投迹者衆同此謂聖
治非以不治治之也無思無慮至飲食取
足通神之道不過如此特以德人名之者
德者神之體神者德之用盡其體者未必
妙於用妙於用則必本於體此德人神人

之所以分也神於五行屬火火無常形乘物而有物存則光物盡則亡神之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而乘光照曠亦若此也

碧虛註大壑即東海注不滿酌不竭以喻道源無窮無所宜無所能不見其情行所

不爲者治之要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蓋不治者聖治之妙也無思無慮用心若鏡故四海願共利給之嬰兒失母所託皆親也行而失道所向皆安也遊心於澹故物饒而自至合氣於漠故腹充而忘知此有

德者之容也上乘元氣之光乃無光也光
既無矣形何有哉此謂照曠太虛一體也
得天命則物情盡樂內忘外萬物復情各
歸其根此謂混冥靜曰復命之謂也

扁齋云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

形七

十

於海也官施得宜拔舉得賢盡見事事可
爲之實順而行之所行所言皆是自爲不
爲人而爲天下自然化之矣舉手隨所顧
而指之民莫不應聖人之治天下如此居
行靜動也靜動無心故不藏是非美惡即

是不思善不思惡也共給共利與人同樂
之意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言其無意於
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置之不
問言其無心也上神言其神上騰出乎天
地之外日月之光在下故曰乘光與形滅
亡有身猶無身照曠大昭晰也致極乎天
命盡其性中之情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
事無累於我也復情復於實理復於實理
則萬物與我爲一混冥即渾沌之義

諄芒將之大壑蓋厭世隘陋故慕其往

酌不竭而欲遊焉苑風疑其無意於民
遂問聖治答以官施拔舉得宜盡能則
在位者稱職遺逸者得升政事之間畢
見其人情事理而得以行其所當為行
者言者皆出於自為而無矯揉之弊以

形七

十一

誠格物天下惡有不化者哉手撓顧指
遠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此聖人之治效
也繼問德人答以居無思行無慮言其
動靜無心美惡自泯四海之民有未得
其所者皆願利給悅安之則修之天下

其德普矣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皆視
民如傷之意財用有餘儉則常給飲食
取足充腸而已不知其所從來言未嘗
著意於財食而自供其用蓋本於利給
天下之所致也此德人之容儀見於外
而可觀者而非其實所謂實則有不容
聲矣又問神人答以上神乘光所謂遂
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
窈冥之門是已此言神人出陽入陰變
化莫測也上神神之至極乘光凌虛躡

景之義蓋非虛則不能發光非曠則不能容照也必至於已之命斯能盡天下之情天地之樂揆之民心可見天視天聽亦猶是也萬事銷亡本於我無爲而已使萬物各復其本情是謂混冥混冥則我亦忘矣況於物乎論神人而結以混冥此又明其所以神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

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
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鬣病而
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
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
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

形七

十二

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
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郭註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
師直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
願各足復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

君哉且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操
藥脩父其色焦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
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
自為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
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義仁忠信
率性自然非由於知蠢動相使用其自動
故動而不謝主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
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呂註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
亂而後治之孰不以天下為事而有不及

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髡病而求
醫則是亂而後治之也操藥脩父其色焦
然道不至於兼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固
聖人之所羞也則有虞之治亦豈得已而
謂過於武王哉自其迹觀之雖伏羲燧人

形七

十三

猶不得為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
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
為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得
擬議於其間哉

疑獨註莊子之意欲如太古之世使人各

安其性命之情若堯舜治天下之道皆糠
粃緒餘非所貴也民有亂者有虞氏以仁
義治之猶藥之治瘍也髡者所以飾無髮
醫者所以攻有病皆非任其自然亦猶亂
而求治也操藥脩父其色焦然世人以為
孝而聖人羞之者主天道而言所以救人
道之弊也夫至德之世不尚賢則人不爭
名不使能則人不爭藝標枝無情於在上
而自在上野鹿無情於在野而自在野端
正者義之本相愛者仁之本仁義者端正

相愛之名迹也實者忠之本當者信之本
世俗所謂實當者求忠信之名耳蓋至德
之世以仁義忠信與性爲一體未嘗離而
求其名迹也蠢動而相伏言各任其性交
相使役不以爲賜亦適然耳行而無迹事

而無傳無意於行事故也

詳道註瘍之爲患非疾之爲患患之淺深
雖殊其資於藥一也五帝之世非三王之
世世之淳漓雖殊其資於治均也由此觀
之其可以舜之藥瘍爲是武王之藥疾爲

非乎莊子以治天下者為孝子以天下為
慈父尹文以已為弟子以天下為先生蓋
以天下為心者未嘗不自卑以尊人然後
得天下之親譽也然與窅然喪其天下者
異矣

形七

十四

碧虛註丹朱不肖有仁聖盛明以代之殷
紂殘惡有戡定禍亂以伐之皆非恬然均
治也黔首有病重華以仁義之藥治之病
而求醫亂而求治豈良醫孝子所願聞邪
不尚賢故無爭不使能故無敗上如標枝

之無心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召之理
有哀則義見焉有憎則仁出焉有詐則忠
顯焉有誕則信彰焉無上四條則下四事
亦亡矣蠢動之相使役物情自然不以為
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為特異也

膚齋云滿稽以征伐不及揖遜因無鬼之
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治因
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為累無瘍何用藥不
禿何用髡不病何用醫孝子為父操藥其
色焦然不若父之無病也脩慈父與羞同

進也後羞之恥也至德之世舉世淳一未
有賢能之名故不尚不使標枝枯枝與野
鹿皆無情無欲之喻端正脩身相愛相親
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
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相使相友助賜
猶息也無迹無傳言當時未有是非毀譽
之事也

形七

十五

唯其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唯其
堯子不肖然後有禪舜之舉蓋有揖遜
於其前必有征伐於其後者亦猶有瘍

而後有藥有禿而後施鬣有病而後求
醫也夫孝子脩藥此分內事而聖人羞
之者謂不若父無病之爲愈也況以征
伐而求治者乎故引至德之世以明末
俗之澆薄覬人去彼而取此也以其不
尚賢不使能故能如標枝如野鹿標枝
樹杪之枝居高而不知其爲尊也端正
應是相正考下文可見此四不知乃所
以同歸於道俱化於兼忘之域仁義忠
信特世人分別之迹耳蠢動指淳朴之

民相使而不以為賜友助而無責望之心也行而無迹即鳥行無章事而無傳則所過者化此其所以為至德之世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八



